

敦煌學

第三十九期

山本孝子 書儀與書札之間——編纂步驟、性質及內容的再認識

朱玉麒 高昌童謠與唐代西域的戰爭

余 璽 敦煌行腳僧圖中的遊方僧人及其神聖敘事考

林仁昱 敦煌「五臺山讚歌」之寫卷樣貌與應用研究

馬小鶴 妲厄娜 (daēnā) 與電光佛

劉鐔靖 論敦煌本地論學派義章文獻之「一乘」詮釋

變文研究專題

荒見泰史 《葉淨能詩》與葉淨能

張小豔 《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關係之研究

陸穗璉 敦煌變文所見的夢象及其運用

書評

王三慶 楊秀清著《唐宋時期敦煌大眾的知識與思想》讀後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2023年8月

敦煌學

第三十九期

汪娟 楊明璋 主編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2023年8月

《敦煌學》第三十九期

封面題字 臺靜農先生

創刊人 潘重規先生

編輯委員

王三慶 朱鳳玉 汪娟 李玉珉 柴劍虹 高田時雄

張廣達 陳懷宇 項楚 榮新江 鄭炳林 鄭阿財

主 編 汪娟 楊明璋

《敦煌學》稿約

- 一、本刊為敦煌學專業之刊物，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
- 二、來稿以未曾正式發表之中文稿為限。
- 三、來稿須經二位專家學者匿名審查通過後始予刊登，特約稿除外。
- 四、論著稿件以二萬字為原則；書評稿以六千字為度。請儘量提供與 MicrosoftWord 相容之完稿電子檔與 PDF 電子檔。如有附圖，請儘量另附 300DPI 以上高解析度之 JPG 檔。
- 五、來稿請附論文篇名、300-500 字摘要、3-5 個關鍵詞(皆須中英文)，另附主要參考文獻。投稿著作者之署名、工作單位、職稱(皆須中英文)，及通訊資料。
- 六、撰稿體例請自行參考：<http://nhdh.nhu.edu.tw/2-1.htm>，點選「研究論著」。請務必依本刊「撰稿體例」撰寫，以利作業。
- 七、來稿一經刊登，即致贈作者該刊物一冊及電子檔一份。
- 八、作者如投稿本刊並經收錄後，即視為同意本刊授權合約機構：將「合約標的」進行數位化、重製等增值流程後，收錄於資料庫或電子書，並規劃成權利產品（或服務），以電子形式透過單機、區域網路、網際網路、無線網路或其他傳輸方式授權用戶進行檢索、瀏覽、下載、傳輸及列印等使用行為。
- 九、來稿內容涉及著作權問題（如：圖表與長篇之引文等），請作者事先取得著作權持有者之同意。如有違反著作權之情事，文責自負，與本刊無關。
- 十、投稿本刊論文，請將 Word 電子檔與 PDF 電子檔各一份，逕寄至電子郵箱：dunhuangxue.nh@qq.com 或 dunhuangxue.nh@gmail.com。

敦煌學 第 39 期

編輯者：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dunhuangxue.nh@qq.com 或 dunhuangxue.nh@gmail.com

主編：汪娟、楊明璋

副主編：梁麗玲

執行編輯：廖方瑜、朱怡璇

出版發行：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臺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Lexis@ms6.hinet.net

電話：(02) 23219033

傳真：(02) 23568068

定價：50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2023 年 8 月

ISSN 1015-9339

目次

書儀與書札之間——編纂步驟、性質及內容的再認識-----	山本孝子	1
高昌童謠與唐代西域的戰爭-----	朱玉麒	23
敦煌行腳僧圖中的遊方僧人及其神聖敘事考-----	余 曩	45
敦煌「五臺山讚歌」之寫卷樣貌與應用研究-----	林仁昱	71
姐厄娜（daēnā）與電光佛-----	馬小鶴	103
論敦煌本地論學派義章文獻之「一乘」詮釋-----	劉鐔靖	131
《葉淨能詩》與葉淨能-----	荒見泰史	169
《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關係之研究-----	張小豔	193
敦煌變文所見的夢象及其運用-----	陸穗璉	231
書評：楊秀清著《唐宋時期敦煌大眾的知識與思想》讀後----	王三慶	263

Table of Contents

The Way of Editing Shuyi and Writing Letter-----	-----YAMAMOTO Takako ----- 1
“Gaocang Tongyao” and the War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	-----ZHU Yuqi ----- 23
The Origin and Sacred Narrative Analysis of the Walking Monk in Dunhuang Xing Jiao Seng Art -----	-----YU Zhao ----- 45
Research on the Dunhuang “Mount Wutai Hymns” of the Manuscripts’ Appearance and Application -----	-----LIN Jenyu ----- 71
Daēnā and Lightning Buddha-----	-----MA Xiaohe -----103
The Interpretation of “ekayāna” in the Yichengyi Literature of the Dunhuang Dilun School-----	-----LIU Tanching -----131
<i>The Wizard Yeh Ching-neng</i> and <i>Ye Jin-neng</i> -----	-----HIROSHI Arami -----169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Tai Zi Cheng Dao Jing</i> and <i>Xi Da Tai Zi Xiu Dao Yin Yuan</i> -----	-----ZHANG Xiaoyan -----193
The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of “Dream” in Dunhuang Bianwen -----	-----LU Suilien -----231
[Book Review] Meditation after Reading Yang Xiuqing, <i>The Knowledge and Thought of Dunhuang Peopl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i> -----	-----WANG Sanching -----263

敦煌變文所見的夢象及其運用

陸穗璉*

摘要

敦煌變文中，涉及夢的書寫雖有二十二篇，其中，以如夢、夢幻、夢覺等連綴「夢」的語詞書寫譬喻，宣揚佛家的無常思想者，屬佛教變文居多，但卻未有夢象內容，故不計入。本文以「有夢象內容者」為研究中心，其所涉及的變文有《廬山遠公話》、《葉淨能詩》、《伍子胥變文》等八篇，內含十三個不同的夢象，首先，析論敦煌變文所見的四種夢象類型，其次再依夢象性質類分為「投射性者」、「預示性者」兩大類，分別論述各夢象的意義及其應用，最後則綜合歸納這些夢象的特性。

關鍵詞：敦煌變文、夢、夢象、投射性、預示性

* 臺灣師範大學僑生先修部副教授。

The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of “Dream” in Dunhuang Bianwen

LU Suilien*

Abstract

There are twenty-two texts in the Dunhuang Bianwen related to dreams, some of them aimed to promote the philosophy of dharma impermanence were analogously represented by connecting phrases related the words “dreams” such as dreamlike, illusion, are mostly Buddhist Bianwen, while the dream scenes were not included. We focus on eight texts which contains the dream scenes such as *Lushan Yuangong Hua*, *Ye Jingneng Shi*, *Wu Zixu Bianwen*, including thirteen different dream scenes, first of all, we analyze the four types of dream scenes in Dunhuang Bianwen, classify them into “projective genre” and “predictive genr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ream scenes, and then dissertate the meaning and application in each dream scene, finally we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dream scenes.

Keywords: Dunhuang Bianwen, dreams, dream scene, projective, predictive

* Associate Professor, Academy of Preparatory Programs for Overseas Chinese Studen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一、前言

夢既神秘又奇特，古今中外皆然。先秦《詩經·小雅》已有夢象、預測夢解之記載，如〈斯干〉：「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又如〈無羊〉亦有類者¹。在《周禮·春官宗伯》則載有「大卜」、「占夢」，乃司掌夢的大官，其中，「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²。人員計有七十八人，執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箴夢，三曰咸陟」³。另外，占夢官下有「占夢中士二人、史二人、徒四人」⁴八員，執掌「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⁵之吉凶⁶。可見早在周朝已有夢境的記載、占夢官與其職掌、占夢的依據、方法，並區分了夢的種類等等。

至於史志記載夢書，應始自《漢書·藝文志》，其後，歷代史志〈五行類〉或〈術數類〉均有記之，只可惜《漢書·藝文志·雜占類》所記的夢書，如《黃帝長柳占夢》、《甘德長柳占夢》等幾已亡佚⁷。雖然較早的《史記·五帝本紀》存有零星佚文，可見知黃帝時應有占夢的記錄⁸，且其內容中的黃帝《占夢經》11卷應是《黃帝長柳占夢》一書⁹，但仍只是間接引注，未必確立，惟可確知占夢信仰存於中國道統由來已久，且各占夢內容也廣被記載、流傳，並見諸於許多著作及研究論著中。

以歷代的演義故事為例，凡故事具夢象內容者，諸多都與帝王誕生有關，並

¹ 見漢·鄭玄箋《毛詩鄭箋》（臺北：新興書局，1981年），頁73-75。

² 見漢·鄭玄注《周禮鄭注》（臺北：新興書局，1976年），頁93。

³ 見漢·鄭玄注《周禮鄭注》，頁130。

⁴ 見漢·鄭玄注《周禮鄭注》，頁95-96。

⁵ 六夢是指「正夢、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

⁶ 見漢·鄭玄注《周禮鄭注》，頁133。

⁷ 漢·班固《漢書·藝文志十》卷30（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1393-1394。

⁸ 《史記·五帝本紀一》張守節正義引《帝王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人執千鈞之弩，驅羊萬群……於是依二占而求之，得風后於海隅，登以為相。得力牧於大澤，進以為將。黃帝因著《占夢經》十一卷。」漢·司馬遷《史記》卷1（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5-6。

⁹ 劉文英《中國古代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頁1-2。

以「夢日」¹⁰、「神光」、「飛龍」¹¹等物象記之，此應與史傳所載之歷代帝王誕生有關¹²。又近年以「夢」為題的研究文論不少，或以史學角度出發，透過歷史性、史實性敘事，了解先秦史官藉占夢以測吉凶，其記夢內容主要以政治思想為方針，並以之為決行國事的重要參考¹³；或由文學視角切入，聚焦論述「夢」所呈現的心理意義、哲學意涵、美學特點、意象等敘事內容¹⁴。整體而言，直至六朝隋唐以後，夢的內容與詮釋，大致由國家大事轉為個人命運者為多¹⁵。再加上有些夢具有預示性、象徵性，更引發人們探索的好奇心而普遍受到關注¹⁶，且廣被於敘事文學作品中。

隸屬於敘事文學一環的唐代變文¹⁷，其內容涉及「夢」的書寫者，有二十二篇，筆者將之歸納為「夢、覺之喻」、「夢象徵解」兩類。其中，前者以「夢寐」、「如夢如幻」、「夢覺」等連綴「夢」的語詞來呈現，多出現於押座文、講經文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經文》，其所涉「夢」的詞句：「言夢者，過去法如夢也。」（頁644）乃藉「夢」字傳達「虛幻」、「成空」之意，因這類夢的書寫沒有與夢相關的故事情節（即未有夢象內容），故不在本文討論之列。至於後者「夢象徵解」者，即以文本各夢的夢象¹⁸內容（即指夢中所見容貌形狀）

¹⁰ 如「（景帝時）王美人夢月入懷……得生一子」；「（前漢）劉淵妾張夫人懷妊時，夢日入懷（後生劉聰）。蔡東藩《前漢演義》下冊（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79年），頁48-49；蔡東藩《兩晉演義》上冊（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頁191。

¹¹ 如「（前秦苻堅母）越十二月生堅，有神光從天而降，照徹庭中」、「劉裕出生時，滿室生光，不啻白晝。……身上出現龍章，……幻化成五色龍光」；「婁太后……孕高澄時，夢見斷龍；孕高洋時，夢見龍首；孕高演時，夢見龍伏地上；孕高湛時，夢見龍浴海中」。蔡東藩《兩晉演義》上冊，頁45；蔡東藩《南北史演義》（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年），頁3-4、184-185。

¹² 參見拙作〈試論《伍子胥變文》對「夢」的應用〉，《敦煌學》第38期，2022年8月，頁155-156。

¹³ 如宋小克〈先秦史官文化與《左傳》所載夢象〉，《北方論叢》2009年第2期，頁85-88；倪愛珍〈史出於巫與先秦兩漢史傳中虛構的發生〉，《江西社會科學》2011年第10期，頁105-108。

¹⁴ 如賴素玫〈兆示與應驗：論夢兆類故事的敘事模式與應驗心理——以《太平廣記》「夢」類故事為主〉，《臺中教育大學學報》第34卷第1期，2020年6月，頁45-67；劉濤〈夢境人生及其超越：莊子夢論的哲學意蘊〉，《藝術研究》2020年第5期，頁37-42；陳立勝〈程頤說夢的雙重意蘊〉，《孔子研究》2017年第5期，頁80-89；尤芳〈夢的美學特徵及其永恆之境〉，《開封文化藝術職業學院學報》第41卷第12期，2021年12月，頁7-9；嚴紀華〈論《聊齋志異·狐夢》的夢境敘事與實幻書寫〉，《浙江工業大學學報》第17卷第1期，2018年3月，頁80-86。

¹⁵ 李鵬飛《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頁264-265。

¹⁶ 見富世平《敦煌變文的口頭傳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77-196。

¹⁷ 見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其後各變文引文均以此本為準，並僅於引文後括號標註頁碼。

¹⁸ 「『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韋昭注：『思賢而夢見之，識其容狀，故作其象，而

進行論述，所涉及的變文有如《廬山遠公話》、《伍子胥變文》等，計有八篇，共含十三個不同的夢象內容，如夢見神人、賢才、白象、龍、鳳、蛇、鳥等等，雖然各夢的書寫情狀不同，但都自然融入情節，極引人入勝。

筆者先前曾據文本脈絡、相關史學觀點，探討《伍子胥變文》中的兩個夢象——「闔閭之夢」、「夫差之夢」，結合中外相通的「投射性質」、「預示性質」思想概念，論述兩夢象諸特點，續以「夫差之夢」的五種夢象內容為例，逐一探析撰造者的創作意圖、預示意識，了解夢象在故事中的應用情況¹⁹。本文則進一步擴大研究範疇，以敦煌變文之「有夢象內容者」為中心，首先，析論出敦煌變文中所見的夢象類型，接著再以夢象性質，類分為「投射性」、「預示性」兩大類，逐一就各個夢象，依其敘事脈絡考察各夢的意義及其應用情形，探析作者加入夢象情節後，對故事產生的變化情形，最後再做綜合性的歸納，論述這些夢象在敦煌變文中呈現的特性，藉以釐清變文作者藉夢敘事、剪裁設計夢象的運作手法。

二、敦煌變文的夢象類型探析

變文故事的講述過程中，編撰者運用一些創作手法來突顯故事情節的高潮起伏或連貫性，例如：詩歌、唱詞、偈等等，而「夢」也是其中一種表現方式。敦煌變文涉及夢象內容者有八篇，其中，《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十吉祥》、《廬山遠公話》、《葉淨能詩》五篇，屬「宗教類」；而《伍子胥變文》、《韓朋賦》、《前漢劉家太子傳》三篇則屬「非宗教類」。為了解敦煌變文對夢象情節的運用情形，首先透過各夢象內容中的相關元素，類分出下列四種運用於變文故事的夢象類型，及其相關夢象內容、題材，分述如下：

（一）降誕之夢

敦煌變文中，關於降誕之夢，包含「淨飯王之夢」、「摩耶夫人之夢」，以及文殊母夢「豬誕龍豚」、「雞生鳳子」、「馬生騏驎」。其中，淨飯王因宮中無太子，而憂悶不樂。一日，夢見雙陸頻輸而探問。大臣答曰：「陛下夢見雙陸頻輸者，

使求之。」參見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點校《國語·楚語上·左史倚相微申公子亶》卷 1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年），頁 554-555。

¹⁹ 參見拙作〈試論《伍子胥變文》對「夢」的應用〉，頁 147-167。

為宮中無太子，所以頻輸。」大王又問：「如何求子？」（《太子成道經》，頁 469；《悉達太子修道因緣》，頁 435）。其後，淨飯王與夫人親赴天祀神處發願求子，爾後有太子降生之事，此一夢象與佛陀降誕有關。

其次是「摩耶夫人之夢」，在淨飯王與摩耶夫人求子之後，一日，摩耶夫人作一夢：天降日輪，輪中有一孩兒，十相具足，兼乘六牙白象入摩耶夫人的頂門，而安於右脇，其後不到十日，夫人便有孕。此屬佛陀托胎降誕的夢象題材。

再則，文殊師利菩薩當生之時，所出現的十種吉祥事之三，即文殊之母所作的三種降誕的夢象——「豬誕龍豚」、「雞生鳳子」、「馬生騏驎」。其中，「龍胎者，如大聖之降生龍也……聖人降世，吉兆先彰；示迹同凡，助佛揚化」、「神雞入夢，產育鳳雛。嘉瑞既萌，彰文殊候時而降……菩薩下生而大夜朗然」、「馬狀法王之十力，騏驎如四無畏之後猊……莫不澤備四生，恩霑六趣」（頁 613）。此處以「龍胎」、「鳳凰之子」、「騏驎」喻法王子，並藉著人們習於作夢的普遍性、諸多夢象具有預示的神秘性，以及群眾懼於宗教的神聖性、喜聞樂見祥瑞的普世性，來宣化此降生的法王子極具能仁與功德，日後必能揚化佛法、利益眾生。

上述這些夢象的撰述多關係佛教思想中土化，意圖藉由夢中呈現的吉兆，豐富此一降誕人物的傳奇性、神跡，強調降生之人必如救世明王，使眾生離苦得樂。甚且，藉不同的神異夢象所敷演出的顯赫吉兆，在在都是從閱聽者的視角出發，以收勸化之功。梁麗玲認為「這類神奇的誕生情節，皆有相似的感生模式，即：母親夢見某種靈異之物降臨而受孕，此一徵兆為了表明：此嬰不是常人，非父母所生，自然有其異於常人的出生與人生……（如）白象入胎的夢兆只出現於佛傳中，如此更能凸顯佛陀的威德與殊勝²⁰。」這種情節中外皆有，不僅見諸於佛陀、文殊菩薩的降生故事，中國則早於夏禹的誕生神話便已開始²¹，爾後各代帝王為達政治統御目的，多有附會神異的帝王誕生傳說。換句話說，中土或印度佛經中，為了建構神聖而傳奇的形象，常為重要人物或帝王撰述不平凡的出生，所著眼的是政治史或宗教史上的發展狀況、關鍵事件的突顯，目的在形塑精確的鑑別度，誇示其與眾不同的神妙、未來成就。

²⁰ 梁麗玲〈漢譯佛傳經典中的夢兆研究——以入胎夢為例〉，收入王邦維、陳金華、陳明編《佛教神話研究：文本、圖像、傳說與歷史》（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頁 216-230。

²¹ 袁珂《中國神話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頁 103。

(二) 神佛之夢

敦煌變文中，關於神佛之夢者，包含兩次的「遠公夢見十方諸佛」，以及「崔相公夢神人入宅」、「玄宗夢神人送龍肝」。其中，「遠公（首次）夢見十方諸佛」是在遠公第一次為奴數年之後，因長年伴涉凶徒白莊殺生劫掠，又思念空門，而作此夢。夢象中，遠公「夢見十方諸佛，悉現雲間；無量聖賢，皆來至此」（頁 256），示現遠公三事：若要證取涅槃之位，須為眾生念《涅槃經》；夢中得如來授記後，仍須持誦念經；（遠公）未來將賣身償還宿債。當年遠公尚未為奴時，已於廬山廣說《涅槃經》義理，宣講眾生皆有佛性的思想，並啟告十方諸佛製造《涅槃經疏抄》，祈使眾生頓生悟解，三年始成，遠契佛心。多年之後、現為白莊之奴，夢醒後悵惘於宿業纏身，便起坐念《涅槃經》數卷，然此次誦經，竟惹白莊嫌怒，觸動白莊萌生賣奴得財的念頭，而這同時預告了後段情節，為日後（遠公）賣身崔府、得償宿債而留下伏筆，主以傳布涅槃佛理的夢象題材。

其次是夢象內容極簡的「崔相公夢神人入宅」。當白莊同意遠公賣身、牙人將遠公送至崔府時，崔相公一見遠公入門，便直呼「大奇」，並自述「昨夜夢中見一神人入我宅內，今日見此生口，莫是應我夢也」（頁 258）！事實上，崔相公會認定所來之人即是夢中神人，除了時機的巧合——夢後隔日便有一位能自書賣身契、身兼數種伎藝的奴僕上門之外，尚有另一關鍵因素，當初白莊劫掠遠公時便留下重要線索——「白莊仔細占視遠公，心生愛慕，為緣遠公是菩薩相，身有白銀相光，身長七尺，髮如塗漆，脣若點朱」（頁 255）。難怪崔相公見遠公的菩薩相，便直呼遠公「莫是菩薩摩訶薩至我宅中」（頁 258）。

再則是「遠公又夢十方諸佛」，這夢象內容與前述遠公之夢重複，這有如佛經的複述，用以強調講說的重點。「又乃夢中見十方諸佛，悉現虛中，無量之聖賢，皆來雲集，喚言：『菩薩起，莫戀無明睡，證取涅槃之位。何得不為眾生念經』」（頁 258）。此夢發生於遠公賣入崔府、第二次為奴之後，雖遠公自知得償宿債，而任人鞭撻驅使，但仍怨恨自身、惆悵日久，遂作此夢。夢後，遠公起坐念《涅槃經》，直到天明。夜半的誦經聲引人注目，使深愛佛法的崔相公對遠公另眼看待，並得以隨侍相公，也因而開展日後遠公與道安論辯佛法、再登高坐以舉經題等諸項情節。

最後是「玄宗夢神人送龍肝」。一日，玄宗夜夢神人送來上界龍肝，驚醒後全無一物，後因思夢而詔問葉淨能，淨能便作法使神人進呈龍腿三十餘斤。文中強調葉淨能自幼傾慕符籙，專心道門，感得大羅宮帝釋遣神人送其符本一卷，終能無所不遂。當時，葉淨能因操畫符籙以阻止岳神搶親、斬狐救女而聲聞於世，故入宮後，玄宗便要求葉淨能施術取得仙藥，此外，葉淨能還畫酒瓮成為道士，以陪酒取悅帝心，其後因玄宗「思望長生，又貪採符籙之妙。」（《葉淨能詩》，頁 337）而夢見上界令神人送龍肝，其味甚美，雖經葉淨能施術後，僅得龍肉，然仍還原了部分夢象（神人送上界珍品），而使龍顏大悅。

上述四夢均屬佛道範疇，就佛教而言，「在唐五代敦煌人們的心目中是至高無上、威力無窮的，尊佛、信佛、勤做功德都會給人帶來善果，免遭輪迴之苦」。²²對中土百姓而言，善惡報應之說早已耳熟能詳，它常見於中國儒家經典中，但中土的報應之說只能任由天道所主宰，使人們著重於趨吉避凶，然而佛教則認為善惡報應全受召於個人業力，兩相比較，促使群眾更願意主動、自律性的去參與佛教的修善除惡，免除因果輪迴業力²³。站在弘法宣教者的立場，簡化艱深的佛經內容，將之轉化為平日的奉行崇拜，即透過勤做功德帶來善果、可免遭輪迴、人人可以成佛等，逐漸將之植基於人們心中，進而固著為唐五代敦煌人的崇拜意識。此外，人們還將佛教弘道與傳統儒教、道教神仙思想相互會通，融通為社會意識，甚至成為群體認同的文化共識，如莫高窟 285 窟頂的藝術圖像便是一典型例子²⁴，因此，將這些普行民間的神佛思想構築於講唱文學，其風行力自然大大提升，相關思想更利於民間的傳布與信奉。

（三）求賢之夢

這是個以求才、尋人為內容的夢象，包含「闔閭之夢」、「張老之子之夢」二者，其中，「闔閭之夢」見諸於《伍子胥變文》中，全文故事乃由「伍子胥復仇」與「勾踐復仇」兩大情節組合而成²⁵。「闔閭之夢」夢象極簡，但它卻是伍子胥流亡多時、立身於吳國的重要關鍵之一。此夢緣自吳臣奔告闔閭，吳市有一異色

²² 鄭炳林《敦煌寫本解夢書校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頁120。

²³ 魏承思《中國佛教文化論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頁106-120。

²⁴ 文夢霞〈佛國淨土與中國神話：莫高窟 285 窟的窟頂畫文化意涵解析〉，《哲學與文化》第30卷第7期，2003年7月，頁51-67。

²⁵ 見拙作〈試論《伍子胥變文》對「夢」的應用〉，頁147-167。

奇才，吳王才自述前夜夢見賢人入境，夢後倍覺身輕體健、踴躍欣喜，待迎見伍子胥後云：「朕國狹窄，乏少忠良。」(頁 10)經群臣商議後，便立之為匡輔大臣，並齊稱萬歲。變文作者藉由類似過場性質、引介人物出場的夢象，讓伍子胥成功轉型，從一個懷冤俠客的形象轉而為志節相國，最終使吳國大治、四塞歸臨，並得報父兄血仇。屬求賢的夢象題材。

而另一個類似引介重要人物出場的夢象，則出現於《前漢劉家太子傳》的「張老之子之夢」——漢末之時，王莽奪位，太子避逃南陽，欲投靠曾受恩於漢帝的南陽張老。一日，張老之子夜作瑞夢，夢見城北有一諸相具足的童子瑞坐礪陀石上。次日告知張父，張父早知劉家太子逃逝多時，便囑咐依夢尋人，故尋得劉家太子。作者將夢境加諸於未知情狀的張老之子，比張老更能突顯夢象的神異性，亦可一舉兩得的連結後續的故事脈絡——「南陽白水張，見王不下床」(頁 244)。張氏因有功於漢室，自是備受禮遇。

這兩個求賢的夢象，一個強烈表達夢者(吳王闔閭)對賢才的渴求；另一則是藉夢傳達雙向式的訪求，張老父子尋得太子，而太子暫時安身於南陽張家，且最終復興漢室。從造夢角度來說，夢中，夢者覺知所夢之人乃賢才或重要他人；夢後則依夢尋得此人，此種敘夢形式早於殷商時期便有類似者²⁶。

(四) 爭鬥之夢

敦煌變文中，關於爭鬥之夢者有二，即「夫差五夢」、「貞夫之夢」。這兩個夢象都是以簡短、意象式的敘述組合來呈現，而有別於其他情境式的敘夢方式，此種組合式夢象與東漢史傳所記「夫差晝夢章明宮²⁷」的敘述手法雷同，都具有開啟故事、縮合情節的作用。然而這種預敘、事先揭示故事結局的方式，則較少出現於中國古代的敘述傳統中²⁸。反而與諸多佛經的敘夢方式類似，如「毘摩質

²⁶ 劉修業〈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之研究〉，《大公報圖書副刊》第 184 期，1937 年 6 月，後收入白化文、周紹良編《敦煌變文論文錄》(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頁 527-532。

²⁷ 如「夫差晝夢『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宰彼夢解為『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公孫聖夢解為『見兩黑犬嗥以北，嗥以南者，大王身死，魂魄惑也。』」。漢·袁康、吳平著，徐儒宗點校《越絕書·越絕外傳記吳王占夢第十二》卷 10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年)，頁 65-66；漢·趙擘著，元·徐天祐音注，苗麓校點，辛正審定《吳越春秋·夫差內傳》卷 5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年)，頁 69-71。

²⁸ 程潔〈敦煌變文的敘事時空〉，《保定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1 期，2017 年 1 月，頁 95-101。

多羅三夢與帝釋交戰」、「波斯匿夜夢見十事」等，²⁹都具有預示的警世作用。

其中，「夫差五夢」出現於「伍子胥復仇故事」之後；以及「勾踐復仇故事」的開端，主以開展、隸屬「勾踐復仇」故事段落。夫差作此夢，正當闔閭致疾身亡、夫差繼立之時，內容包含五種連貫的夢象——「夢見殿上有神光；二夢見城頭鬱鬱蒼蒼；三夢見南壁下有匣、北壁下有筐；四夢見城門交兵鬥戰；五夢見血流東南」（《伍子胥變文》，頁10）。夢後，夫差遣宰彼、伍子胥解夢，其後，伍子胥觸怒夫差，致夫差賜子胥燭玉劍令死。變文中的吳越局勢，夫差夢前，吳強越弱；夢後，吳越國勢逐步翻轉，直至文末「吳王聞越來伐，見百姓飢虛，氣力衰弱，無人可敵」（頁16）。透過五個夢象與其後故事情節的相互呼應，勾勒出吳國由盛轉衰（夫差敗亡）；越國逆轉勝（勾踐復仇）的故事發展。

至於「貞夫之夢」亦是組合式的夢象內容——「見一黃蛇，絞妾床腳；三鳥並飛，兩鳥相博（搏）；一鳥頭破齒落，毛下紛紛，血流落落」（《韓朋賦》，頁212-213）。此夢被載於故事之初，夢象內容具有強烈的、意象式的視覺效果，它發生於韓朋仕宋三年未歸，並遺失貞夫來信之後，因宋王得信且愛貞夫之言，便以高位重賞誘遣使者赴韓府強取貞夫。貞夫夢後翌日，使者佯送韓朋私書，但她自覺昨夜惡夢而拒絕出見，卻因使者的激將法，迫使貞夫出見、強上車輿，最終踏上不歸路，終與韓朋雙雙殉情。

《韓朋賦》的故事模型應自戰國間宋王偃（諡康王）的民間傳說，同一故事最早則粗略載於干寶《搜神記》，時至唐代，故事廣為文人傳頌、局部引用，而以敦煌寫本敷演得較為完整、較具故事性，戲劇效果極具張力，而且後世文人也多所容攝、變造了諸多相關的故事異文³⁰。王利器進一步指出，民間傳說與《搜神記》內容未有發展演變上的關係，且唐寫本《韓朋賦》直採民間傳說而來，然此說已可由馬圈灣漢簡的出土時間、敘事方式等線索找到證據³¹。而近來亦有學

²⁹ 參見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別譯雜阿含經·初誦第三》卷3，(CBETA 2019.Q3, T02, no. 100, p. 388c9-15)；東晉·僧伽提婆譯《增壹阿含經·大愛道般涅槃分品第五十二》卷51，(CBETA 2019.Q3, T02, no. 125, p. 829c1-15)。

³⁰ 參容肇祖〈敦煌本《韓朋賦》考〉，原載於《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5年），後收入白化文、周紹良編《敦煌變文論文錄》（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頁649-681。王利器〈敦煌文學中的《韓朋賦》〉，原載於《文學遺產增刊》第一輯（北京：作家出版社：1955年），後收入白化文、周紹良編《敦煌變文論文錄》（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頁683-690。

³¹ 李學勤、裘錫圭〈新學問大都由於發現——考古發現與先秦、秦漢典籍文化〉，《文學遺產》2000年第3期，頁4-17。

者從禽鳥敘事的角度，依序以共時性、歷時性的時代意義，詳加考索《韓朋賦》對唐代前、後文學的繼承與流行，並認為唐以後所流傳的韓朋故事，仍以承襲《搜神記》的系統為主³²。另有學者則藉畫像石、畫象鏡所呈現的圖像、榜題等物質文本為研究視角，並配合相關紙質文本、引據諸多學者論述，詳密考源韓朋故事，此文雖未涉及夢象，但可見知韓朋故事在日本被大量改寫的狀況³³。事實上，韓朋故事的傳佈深受不同時代、區域的分別、文化的差異等因素所影響，因而呈現諸多不同的審美樣貌，但仍以唐寫本較為生動活潑、意境淒美、較具生命力³⁴。

此一以鳥喻人的組合夢象，藉夢提示後續的情節梗概，並與其後的故事發展相互呼應，屬強奪人妻的故事題材。佛經中，多有「三鳥並飛」、「三鳥出網」的譬喻³⁵，雖佛經所譬喻的內容與變文故事內容無關，但「以鳥喻人」的手法是否影響變文情節的鍛造則不得而知。故事中，還加入梁伯釋解「貞夫十六字血書」、「韓朋之樹」，錯落文間，一再呼告貞夫的心志。換言之，變文藉夢預示韓朋、貞夫即將面臨橫禍，並藉梁伯之口反覆詮釋夫妻二人抉死心志，以呈現敘事軌跡。

總之，前述四種類型中，爭鬥類型的兩個夢，都以簡短且意象式的句式組合，類佛經敘夢的書寫方式，且都被鋪排於該段落故事之初，並一一與後續情節相互呼應，主題意識顯著，都具有強烈的預示性。至於其他三個類型（十一個夢象），都呈現情境式的敘述方式，其中，敦煌變文的降誕之夢都與佛經有關，此類夢多有特定的感生模式，目的在突顯降生者的傳奇與神聖性，此種不平凡的出生也發生於中國諸多帝王或重要人物身上，除了神話思想的共通性外，這些降誕之夢也深受中土文化的滲入；而神佛類型的夢象，唐代的知識份子因深受儒、釋、道思

³² 楊明璋〈〈韓朋賦〉的禽鳥蟲魚敘事之承衍與民俗象徵〉，收入《敷演與捏合：敦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物》（臺北：政大出版社，2015年），頁191-213。

³³ 〔日〕黑田彰〈韓朋溯源（二）——吳氏藏韓朋畫像石について〉，《文學部論集》第105號，2021年3月，頁1-27。

³⁴ 張錫厚〈羽毛如利劍精誠化鴛鴦——敦煌寫本《韓朋賦》淺析〉，《名作新賞》1983年第3期，1983年6月，頁51-56；米海萍〈敦煌文獻《韓朋賦》中的民俗文化意象探析〉，《青藏高原論壇》第8卷第3期，總第31期，2020年9月，頁59-65。

³⁵ 如清·溥畹述《金剛經心印疏》卷1：「三鳥飛空，跡有遠近，而空無遠近，祇因機有利鈍之殊，故成三乘賢聖之差別耳。」（CBETA 2019.Q3, X25, no. 505, p. 826b24-c2 // Z 1:40, p. 190a9-11 // R40, p. 379a9-11）。亦可見於：天台智者大師說《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卷2，（CBETA 2019.Q3, T33, no. 1705, p. 260a17-18）；隋·吉藏撰《金剛般若疏》卷3，（CBETA 2019.Q3, T33, no. 1699, p. 107c25）；元·文才述《肇論新疏》卷3，（CBETA 2019.Q3, T45, no. 1860, p. 238a19-b14）；唐·澄觀述，宋·淨源疏《華嚴經疏注》卷83，（CBETA 2019.Q3, X07, no. 234, p. 824c17-18 // Z 1:7, p. 231b5-6 // R7, p. 461b5-6）等等。

想的影響，所以他們各以不同夢境來表現自己的信仰³⁶，雖說佛、道兩宗教的性質偏重不同³⁷，但或多或少都有弘法勸化的創作意圖，期使人們從初期的奉行崇拜，逐步深化為崇拜意識，並融通於文化意識而普及民間；至於求賢類型的夢象，夢在故事情節中近似於串場的性質，著重在引介重要人物出場，使之成為故事書寫的軸心人物，甚且將夢象塑造成此一人物的生命轉捩點，夢後，開展出不平凡的生命歷程。

三、各夢象的意義及其應用

本單元續依各夢象的「性質」分以「投射性」或「預示性」，進而考察各夢象的主題意涵、作用，及其應用情形。

(一) 投射性質的夢象

這些夢象內容是藉著夢境投射夢者的心理，換句話說，夢象內容即是反映夢者當下的心境或處境。敦煌變文中有三個夢象屬之，其可見諸於《伍子胥變文》、《葉淨能詩》，以及《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四個文本（見表格一）。

表格一 投射性質的夢象及其相關屬性

夢象	所屬變文	夢者的投射心理	情境式敘述方式	回溯性夢象	驗證性夢象
1.淨飯王之夢 ³⁸	太子成道經	憂悶宮中無太子，而夢見雙陸頻輸。	●	●	●
	悉達太子修道因緣				
2.玄宗夢神人送龍肝	葉淨能詩	玄宗思望長生、貪採符籙之妙，而夢。	●	●	●
3.闔閭之夢	伍子胥變文	感慨吳國乏少忠良。	●	●	●

³⁶ 陳遼〈唐人小說中的夢〉，《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頁13-16。

³⁷ 劉苑如認為：「道教仙傳比較重視道法傳承的縱向系譜、成仙之法的次第規則，以及感真來遊等內在體驗，故偏重於個己性和密傳性；而佛教僧傳則比較重視佛典翻譯、義解，以及其他能夠擴大佛教勢力的種種功德，故較具專業性與擴散性。」見氏著〈王琰與生活佛教：從《冥祥記》談中古宗教信仰與佛教記、傳等相關問題〉，收入李豐楙、廖肇亨主編《聖傳與詩禪：中國文學與宗教論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7年），頁246-247。

³⁸ 按：「淨飯王之夢」、「摩耶夫人之夢」二夢均可見於《太子成道經》與《悉達太子修道因緣》中，且兩變文記此二夢之內容幾同，故同一夢象雖分別可見於兩變文中，但仍計為一個夢象。

1、鋪陳性的「淨飯王之夢」

此夢之於佛陀的降誕，具有鋪陳性的效果。故事中，淨飯王作此夢後，開始有連串的求子過程——排比鸞駕的盛況、神前祈願、祈賜一對兒女、祈神預示胎兒性別等情節，在在呈現王室對延續子嗣的重視、淨飯王的盼子心切、佛陀尊貴的出身、眾人的期盼等諸多訊息，亦可見知此夢應是淨飯王求子心切的心理投射。甚且，此夢對於淨飯王求子、佛陀降生、降生於淨飯王宮等系列故事，既具發軔作用，也有延續作用，順此敷演、鋪陳出系列的佛傳故事，更突顯此夢象於故事中的關鍵效果。

2. 饜樂性的「玄宗夢神人送龍肝」

此夢呈現主題人物葉淨能展現特異功能，為玄宗內在的渴望而服務，並表現故事的娛樂性為創作主軸。表面上，夢象內容是玄宗喜得上界珍饈美味，夢後得龍肉，然實則呼應夢前玄宗的心思：「皇帝意樂長生不死之術……皇帝意欲求仙……臣與陛下遙採仙藥去……便過其江，取得仙藥，進上皇帝。」(頁 335-336) 投射出玄宗思望長生的強烈心理訴求。

金榮華曾指出，此夢涉及龍肝、龍肉，極可能是受「明崇儼以符致龍，剔取龍肝為人治病」；以及「唐玄宗一術士葉法善擅烹龍肉」二說的影響³⁹。就龍肝、龍肉意義而言，魏晉時，「龍肝」早已是珍饈的代名詞⁴⁰，時至唐代，將珍饈運用於神仙世界以追求長生不老，漸已脫離魏晉清新寡欲的修道之心，取而代之的，更多是欲望的擴張、口腹的滿足⁴¹。換句話說，「唐代的神仙更加集中並且凸顯了『永遠享受現實的快樂』的願望，不僅要長生，更要有精力和體力享受世間的種種快樂，這種長生才具有意義⁴²。」此處玄宗夢得龍肝應是兼有長生與享樂之

³⁹ 此外，金氏尚以為，龍是傳說中的天神類動物，不論是吃龍肝或龍肉，都是對天神大不敬，但玄宗得龍肉的反應竟是龍顏大悅。金榮華〈讀「葉淨能詩」札記〉，《敦煌學》第8輯，1984年7月，頁27-46。

⁴⁰ 如晉·庾闡〈狹室賦〉曰：「居不必陋，食不求饈，豈獨蓬蓽可永，而隆棟昭患，奚必膏粱非美，而飲疏以餐，醪俎可以充性，不極欲以析龍肝，清室可以遊暑，不冽泳而興夏寒……。」見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藝文類聚·居處部四·室·二十四》卷6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1151-1152。

⁴¹ 按：此近乎唐傳奇〈柳毅傳〉的神仙享樂思想，它是一篇交織神仙道術、俠義、愛情為軸的故事作品，反映諸多神仙世界的生活奢華與享樂。

⁴² 霍明琨《唐人的神仙世界——〈太平廣記〉唐五代神仙小說的文化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65。

意。

至於變文故事裡，遍陳葉淨能絕古超今的無極道術，將當時多位有名術士的道法匯集於葉淨能一身⁴³。事實上，玄宗時，葉淨能已不存在，然而文本為增加故事的神異性與趣味性，採用移花接木的手法，以豐富主題人物的本領。也就是說，《葉淨能詩》之「玄宗夜夢神人」是藉獲取仙界靈物的夢象，書寫道教長生不老的題材，配合整體故事的前後諸情節，如得長生不死之術、求仙、求仙藥、得仙界靈物等等，一以葉淨能畫符施法為題幹線索，看似著眼於渲染道家符籙作法的神通效用，但文本部分內容有損葉淨能形象，若由破壞道教人物形象的角度來看，整體故事所要表現的懸疑性與趣味性應更甚於宣教意味⁴⁴，即主要以講演神異性故事吸引聽眾。至於夢的應用，則因神人送肉而更能突顯此肉與眾不同的奇特性、神效性，符應玄宗思望長生、享用神界珍饈的心理。

3. 雙贏式的「闔閭之夢」

闔閭夢見賢人入吳的夢象，是一則雙贏式的夢象書寫。它源自闔閭內心長期的慨嘆，投射了闔閭渴求賢才的心理，且夢後果真出現人才，使夢象呈現驗證效果。在夢的作用上，除「藉夢引介主角入吳」之外，對故事情節還有前呼後應的效果，應和前述漁人對伍子胥的示教(建議選擇入吳發展、披髮張狂引人注目等)；並利於後文鋪陳伍子胥一展才略、吳國大治、得報父兄之仇等情節，故撰造者應用此夢恰可媒合闔閭希冀求才、伍員渴望復仇的心意，並得到圓滿的解決。

總之，這三個夢象內容，都以情境式敘夢，投射夢者的心理意念，且各夢象都具有可驗證性、都以第一人稱的視角說夢、藉由回憶以回溯夢象。其中，「淨飯王之夢」是一開啟、延續系列佛傳故事的應用手法；「玄宗夢神人送龍肝」的創作則應用夢境突顯神人送仙界靈物得長生不老的特殊性，表現文本的娛樂性；

⁴³ 例如截取「明崇儼施符止妓奏樂、以符致龍取龍肝」；「羅公遠送玄宗入月宮聽樂曲」之部分情節附會而為《葉淨能詩》之淨能道法。見唐·張鷟《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34、35。又如「葉法善擅烹龍肉」。見唐·谷神子、薛用弱《集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頁16-20。

⁴⁴ 鄭阿財認為，雖有學者以為《葉淨能詩》可能是在唐末五代天師道系道教的背景下，基於對葉淨能的信仰而被創作出來，用以宣傳道教教義為目的，但文本內容尚有葉淨能施符使美人侍寢一節，此對道教顯然具有負面形象，故此文本應可視為講說道教題材的話本，但不宜視為道教教徒宣教的變文，以其娛樂功能遠大於宣教功能。氏著〈唐五代道教俗講管窺〉，《敦煌學》第27輯「柳存仁先生九十華誕祝壽專輯」，2008年2月，頁331-346。

至於「闔閭之夢」，乃是藉夢媒合王者納受人才的思維、賢人施展才能的機會，創造雙贏的情節作用，利於開展故事。

(二) 預示性質的夢象

此部分所呈現的夢象內容都具有預示、警示效用。這些夢象可見諸於《太子成道經》、《悉達太子修道因緣》、《十吉祥》、《廬山遠公話》、《前漢劉家太子傳》、《伍子胥變文》、《韓朋賦》等七個文本，計有十個夢象（見表格二），其所預示的夢兆、主題意涵、作用，及其應用的推展，敘述如下（類同者合併敘之）：

表格二 預示性質的夢象及其相關屬性

夢象	所屬變文	夢象的預示內容	情境式敘述方式	意象式敘述方式	回溯性夢象	夢象的驗證性	
1. 摩耶夫人之夢	太子成道經 悉達太子修道因緣	預示虔恭發願必可成事，又此一詛夢 ⁴⁵ 乃聖夢，合生貴子。	●		●	●	
2.	豬誕龍豚	十吉祥	預示文殊降生的瑞應將助佛宣化。	●		×	●
	雞生鳳子		預示文殊降生可昌盛聖道、化眾。	●		×	●
	馬生騏驎		預示兼具智慧、勇氣的文殊降生後，將可利益眾生。	●		×	●
3.	遠公夢見十方諸佛	廬山遠公話	預示唸《涅槃經》將助眾生成佛。	●		×	●
	遠公夢見十方諸佛		預示唸《涅槃經》將助眾生成佛。	●		×	●
4.	崔相公夢見神人		預示入宅神人（神人即是遠公）。	●		●	●
5.	張老之子之夢	前漢劉家太子傳	預示夢中童子應是太子。	●		●	●
6.	夫差之夢	伍子胥變文	警示夫差吳國將亡。		●	●	●
7.	貞夫之夢	韓朋賦	預示夫妻之情終將流血收場。		●	●	●

1. 殊勝性的「摩耶夫人之夢」

此夢預示佛陀降生的殊勝性。故事中，前有摩耶夫人發願求子，而作此夢，

⁴⁵ 「詛夢」義「奇異之夢」。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頁477。

一孩兒乘六牙白象，從頂門入，而安於右脇。夢後十日便有孕；其後佛陀誕生即有蓮花捧足，且可行走、口說，並藉仙人之口知其已證無上菩提，將來必作菩提大法王云云。夢中「孩乘白象入胎」的形象鮮明，然於古印度佛教藝術或部分漢譯佛經則記「白象入夢投胎」或「化乘白象」，未見有騎象者，故此（乘白象入胎）極可能是因中土習以化人為貴，而為漢譯佛經的權變⁴⁶。事實上，此一誕生情節，始自根本說一切有部所傳，直至本緣部的佛傳經典，皆出現摩耶夫人夢白象入胎的情節，可見此一情節已逐漸定型⁴⁷。此夢透過夢境，應用特殊的夢象內容，增添佛陀降誕的神異色彩，以塑造佛陀傳奇形象，符應旨臣所稱此夢為「訖夢」、「聖夢」、「合生貴子」云云，驗證夢象的殊勝性。

附帶一提的，印度種姓制度普遍相信人分四級，婆羅門自梵天頭頂所生，是最高階級者；其次是由右脇出胎的刹帝利（戰士或統治者），而佛陀入胎的淨飯王室即屬此類，故佛經記載佛陀生於右脇，應如是。

2. 中土化的「豬誕龍豚」、「雞生鳳子」、「馬生騏驎」之夢

此三夢象是佛教人物中土化的宣教傳播手法之一，極具中土意識的滲透性。它們隸屬於《十吉祥》，此文本屬性是用以闡釋《佛說阿彌陀經》的講經文⁴⁸，文中，藉這三夢象闡述法王子降誕的諸多瑞應，並融合中國傳統文化典籍所述、或祥瑞之兆，呈現中土人士簡化精深教義、編撰利於凡眾納受的宗教意識，是一通俗性講唱文本，以宣揚佛教思想為目的⁴⁹。

這三個情境式的夢象，首先，「夢產龍豚」，將文殊菩薩喻為神胎，描述聖胎將誕，「聖人降世，吉兆先彰；示迹同凡，助佛揚化」（頁 613）。預示文殊降生凡間，乃禎祥瑞兆，依其證得慈喜圓滿的果位，適可助佛渡化眾生。其次，「雞生鳳子」乃因聖母將欲誕聖，而有神雞入夢，產育鳳雛，雞鳴天光，而有朗然等嘉瑞群生的夢象，預示法王子的誕生「可謂聖人出而聖道遐昌，聖化臨而四□廣備」

⁴⁶ 金榮華〈讀敦煌變文雜記〉，收入《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 573-581。

⁴⁷ 梁麗玲〈漢譯佛傳經典中的夢兆研究——以入胎夢為例〉，頁 216-230。

⁴⁸ 楊明璋〈Φ223《十吉祥》與《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敦煌學輯刊》2018年第3期，頁 149-159。

⁴⁹ 李誠一一考察了《十吉祥》中的十般希奇之事，以揭其文化來源，其中，多數都與中土傳統文化有關，如「雞生鳳子」、「馬生騏驎」即屬之。見氏著〈《十吉祥》研究〉，收入《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 126-143。

(頁 613)。至於「馬生騏驎」則是聖母將誕文殊，而有神驥產育騏驎的吉兆夢象，透過夢象預示即將誕生的法王子不但兼具十力智慧與四無畏的勇氣，且其善美佛澤會被化眾生。換言之，三者都藉不同的吉祥瑞徵，預示降誕的神跡、降誕之人的濟世之功，此外，又再結合此三夢前後的情節：「光明滿室」、「甘露垂庭」、「牛生白澤」等顯聖跡象，多面向的形塑文殊菩薩降誕前的祥瑞吉事，夢象中所傳述的雖是佛經人物，但其應用夢境的書寫，包裹中土化的闡述痕跡、世俗化的宗教思想，以及濃厚的中國文化意識，大大強化弘法化眾、利益眾生的創作意圖，也成為深入中土人心的糖衣，其借水行舟的創作手法極具本土化、滲透性的宣教推廣作用。

3. 示現性的「遠公(二度)夢見十方諸佛」

此二夢是敦煌寫本中，唯一具有確切神佛入夢（如來佛、十方諸佛等）者，屬示現性夢象內容，夢象內容對整體故事具有鑲嵌作用。二次的夢象都著眼於「為眾生念《涅槃經》」。表面上，藉夢示現遠公即便身陷業力劫難中，仍應持頌念經，以莊嚴其修道的決心，進而扶助眾生超脫因果業力。實際上，故事是藉由遠公的典範、藉夢宣揚《涅槃經》具有渡己助人之效，即便身陷劫難也無所懼怕，預示凡夫眾生只要持續聽經聞法，亦可如遠公成為具足凡夫、得道解脫、終能成佛、得免輪迴之苦，深化見證起信的群眾心理。

甚且，前者（首夢十方諸佛）在故事情節中具有多重的作用，不僅透過夢前諸項情節，如遠公將《涅槃經》至廬山修行、因念經而感得山神造寺、廣說《涅槃經》義、製《涅槃經》疏抄等等，串連出遠公與《涅槃經》的淵源，並收束於此夢中，起到一個藉夢呼應前文的效果，一路鋪墊遠公捨俗修道、力行宣說經義的行跡，渲染、豐滿了廬山遠公施利化眾的傳奇故事。再則，此夢也成為遠公日後得以順勢脫離凶徒白莊的重要契機。

雖說敦煌本《廬山遠公話》改編史實的幅度極大⁵⁰，甚至借用北本《大般涅槃經》、淨影慧遠《大般涅槃經義記》的義理為基礎，錯置為敦煌文本所涉及的

⁵⁰ 關於遠公其人其事，以及敦煌寫本《廬山遠公話》與史傳內容的差異梗概，可略見於〈遠祖師事實〉、〈辯遠祖成道事〉，參見元·優曇普度《廬山蓮宗寶鑑》卷4，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2年），頁320-322。

諸多論述⁵¹。然以文本故事來看，二夢均發生於遠公身陷劫難之際，夢境既是故事發展的轉機，也是挽救頹勢的重要關鍵，夢中透過神與人的交會，藉虛（夢）、實（遠公念《涅槃經》）的交流，賦予代言人（遠公）具神聖使命：為眾生講經念佛，以勸化普羅眾生，傳達施利民間的天意。此際，「夢」成為拯救劫難、傳達佛家種因（念佛）、得果（證取涅槃之位）思想的重要媒介，並藉反覆出現的情節（遠公念《涅槃經》、夢見十方諸佛）來強化因果之間的鏈接與暗示。

值得一提的，雖然此一文本尾殘，但仍記有「遠公正坐，入其三昧……思惟佛道……造一法船，歸依上界」（頁 269）。實是再度昭示遠公莊嚴修道的精神，鼓舞眾生持頌唸經可斷除煩惱，證取涅槃；最終還可佛法長住、超脫輪迴、自持大乘、修成佛道。整體看來，這些宣化的思想都收束於遠公夢見十方諸佛的兩夢之中，有如鑲嵌於文本的亮點，呈現「敘夢點醒」的作用，文義鮮明而利於廣說。

4. 轉銜式的「崔相公夢見神人」

此夢象亦如「闔閭之夢」具有引介性，以及角色轉型等作用。夢中預示崔相公將遇神人入宅，翌日果有法相莊嚴的生口（遠公）入府，成功引介了長年伴涉劫徒的遠公進入崔府，轉而為崔府奴隸。文中，應用此夢而扣合前文（接續如來佛的叮囑：賣身入相府以償白莊之事）、預告後文（遠公得入崔府、順利賣身、得巨款以償白莊、了結宿世因果），並埋下諸多伏筆，如遠公日後為崔府念經感召三百人、重開經題使法韻遍空等等。換句話說，作者創作崔相公此夢，其用意在於轉銜、連結文中兩個節點（遠公兩夢），並藉此成功轉換主人公的角色、開啓後續故事，成為重要的情節轉捩點，也為敘事主軸創設高潮。

5. 尋人式的「張老之子之夢」

此夢象在故事中具引介作用。情節中，透過張老之子夢後覺知是一瑞夢，加上張父預示夢中童子應是當時逃亡多時的漢太子。在應用上，藉夢引介、合理化太子由漢廷流落南陽、成為南陽張氏養子的文本脈絡，甚且，藉夢串連出南陽張氏功於漢室的地位，或是漢太子重振漢室的傳奇經歷，又或是貫串文末四則「連

⁵¹ 楊明璋〈敦煌寫本所見的「道安」及其相關著作〉，《敦煌學》第 35 期，2019 年 8 月，頁 175-200。

類轉接⁵²」的提示性故事等等，都發揮起始性效果與作用。此處姑且不論此童子是否意指漢光武帝⁵³，然其身份由擊布鼓的音響、耕夫救助與指引、中興漢室等情節的鋪墊而呼之欲出，甚至也意有所指地道出漢末王莽奪位、光武帝出身南陽等史實，在虛實相伴的情節中，為史識不豐的百姓增添了幾分的信實感受。值得一提的，此夢應源自於「武丁尋得傳說」的故事⁵⁴，雖未必是全文最為精彩的段落，但藉「依夢尋人」的敘事手法，鮮明地突顯人物主角，對於文本實不可或缺。

6. 預示亡國的「夫差之夢」

文本中，夫差作此五種意象式組合夢象，正當吳越相爭、越國戰敗、勾踐即位第二年、夫差剛即位之時，故事中，這五夢被鋪排於「伍子胥復仇故事」段落之末；「勾踐復仇故事」段落之始，且夫差這五夢象一一與後續故事情節發展相扣合，具預告性質。

以夫差第四夢「城門交兵鬥戰」（頁16）為例，當時的吳、越情勢——伍子胥已因解夢觸怒夫差而被殺，導致吳國施政缺乏「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情，文經武緯，一切鬼神，悉皆通變」（頁16）又可安國治人的國相，再加上夫差聽信宰彼佞言、同情並允諾越國貸粟、一心求取盟主地位而連連出兵。至於吳國經濟，因多次出兵、貸粟輸出，在在都急速耗損國力。反觀越國，對外，虛情示弱以鬆懈夫差的戒心、賄求宰彼以廣開國門、蒸粟還吳而入土不熟，對內則長年以增產、蓄糧、任賢、暢貨為國家方針，且全民皆兵，逐步累積政治、經濟、作戰等實力，待秣馬厲兵多年、時機成熟之後，始將兵動眾四十萬伐吳，相對於兵乏民飢的吳軍，吳國必註定敗亡。

然而吳國此狀，早在夫差夢後，伍子胥便有夢解「城門交兵戰者越軍至」（頁

⁵² 參見朱鳳玉〈從原生生態論敦煌變文之抄寫與閱聽問題〉，收入《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118。

⁵³ 按：諸多學者均不否認此漢太子意指漢光武帝，如王重民〈漢光武的故事〉，《華北日報》1948年10月22日第6版《俗文學週刊》第69期；周紹良〈〈十二時行孝一本〉故事試探〉，收入《紹良文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773-1774；金榮華〈《前漢劉家太子傳》情節試探〉，收入中正大學中文系主編《全國敦煌學研討會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1995年），頁111-112；朱鳳玉〈敦煌本《前漢劉家太子傳》情節在平話與演義之運用〉，收入《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頁90-91；楊明璋〈講史敘事的劉家太子——〈前漢劉家太子傳〉考論〉，收入《敷演與捏合：敦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物》（臺北：政大出版社，2015年），頁48-51。

⁵⁴ 金榮華從「依夢尋人」的角度推論：「武丁依夢尋得傳說，大概是張老之子依夢尋太子的直接源頭。」見氏著〈《前漢劉家太子傳》情節試探〉，頁111-118。

16),此一預言又與文末相應和:「吳王聞越來伐,見百姓飢虛,氣力衰弱,無人可敵。」(頁17)故從吳越國力的翻轉、變文文末的敘述,及其情節發展來看,恰與夫差第四夢「城門交兵戰鬥」(頁16)相呼應⁵⁵。可見撰造「夫差五夢」、應用於段落故事之前,不但具有轉銜段落情節的功能,使敘事重心得順利跳轉(由「伍子胥復仇」轉而為「勾踐復仇」),還有預告後文、呼應故事發展的作用,並提升了故事的懸疑性、聽眾的好奇心,此種以夢為軸的敘事佈局,極具畫龍點睛的效果。又五夢在在都預示夫差吳國將亡的警訊,是一藉由鋪陳吳越相爭,預示國運的夢象題材,且各夢象貼合其後的故事情節具有可驗證性。

7. 警示橫禍的「貞夫之夢」

它的三個組合夢象實有漸進、相互依存的關係。首先是「見一黃蛇,絞妾床腳」(頁212),這一夢象重心在於「絞妾床腳」,從貞夫的視角,平日她的生活是「上下不見鄰里之人」(頁213),並認為千里來的使者未必可信,且此夢使她的心理遭受強力威脅,如此更不願出見陌生人(使者)。然而使者的恫嚇:「婦聞夫書,何故不喜?必有他情,在於鄰里。」(頁213)使不明究理、急欲澄清的韓母反迫貞夫出見,一出便被強取歸宋。過程中,八輪駿馬車、衛士三千人、三天三夜疾行如風、直達韓府。從逼迫貞夫出見、強搶入宮,強力作風令人震懾,這結果也應驗貞夫出見前所云:「遣妾看客,失母賢子。從今已後,姑亦失婦,婦亦失姑。」(頁213)話語一落,貞夫與韓母即已相失,至於韓母是否將失賢子呢?待見後文分析。

反觀宋王的態度,「宋王見之,甚大歡喜……即拜貞夫,以為皇后」(頁213)。倘若貞夫順服入宮、為后,應可平步青雲、去賤就貴,但實情是「入宮,憔悴不樂,病臥不起」(頁213)。甚至宋王都無法置信的質疑「卿是庶人之妻,今為一國之母……衣即綾羅,食即恣口。黃門侍郎,恒在左右。有何不樂」(頁213)。凡此種種,全肇因於貞夫死事一夫的心志,而且她自比為魚鱉、燕雀,樂水、樂於群飛,而不樂高堂、不樂當鳳凰,如此自是不樂改從宋王、成為國母。可見此一蛇絞床腳的夢象,所預示的是貞夫將面對宋王一干人的脅迫、強奪,這對「著重情意、不重物慾、不願順服現狀的貞夫」而言,只能被動任憑擺佈,卻仍心繫

⁵⁵ 拙作〈試論《伍子胥變文》對「夢」的應用〉,頁147-167。

韓朋、思君如渴。

其次第二種夢象「三鳥並飛，兩鳥相搏（搏）」（頁 213），從以鳥喻人的角度來看，夢象預示有二人相爭。再對應故事情節，貞夫雖身在宮中，卻心在夫君，既不樂錦衣玉食，也不重高位尊貴，更不願順服宋王，迫使宋王情急而引來梁伯上諫：「朋……姿容窈窕……是以念之，情意不樂。唯須疾害朋身，以為囚徒。」（頁 213）梁伯雖錯認貞夫的愁悶是源自眷戀韓朋的妙有姿容、好神情，然卻一語道破宋王、貞夫、韓朋三人的情感糾葛，豈不應驗夢象中「三鳥並飛」的夢兆。然梁伯的姿容說，卻激怒宋王而怒使韓朋齒落、衣破、發配邊疆築臺，應驗了「兩鳥相搏」的夢象內容。

再則，三夢「一鳥頭破齒落，毛下紛紛，血流落落」（頁 212-213），對照故事的發展，此即預示韓朋的遭遇將受盡糟蹋，甚至流血、身亡。當貞夫知悉韓朋落齒為囚、姿容不再，非但沒有去賤就貴，反而痛心急奔清陵臺見韓朋，甚至還射與十六字血書，文中並藉梁伯之口道出貞夫的處境、情意，再次提醒聽眾、揭示貞夫堅絕從夫的心志——以「『天雨霖霖』是其淚」（頁 214）形塑她身處深宮、無計可施、垂淚如雨的無奈；「『魚游池中』是其意」（頁 214）表明貞夫心之所向，期許如魚鱉燕雀能適得其所；「『大鼓無聲』是其氣、『小鼓無音』是其思」（頁 214）告知韓朋她從夫的抉擇。這十六字血書句句與文前貞夫誓言：「一馬不被二鞍，一女不事二夫」（頁 214）相互呼應。

甚且，文末再以梁伯釋解「韓朋樹」映照烘托韓朋與貞夫攜手同心對抗，展現共赴黃泉的決心——以「枝枝相當是其意」（頁 214），描摹強受折散的二樹（韓朋、貞夫二人）仍以挺茂的枝榦相互搭合（夫妻心意相通）；「葉葉相籠是其思」（頁 214）展現二人相互扶持的意志；「根下相連是其氣、下有流泉是其淚」（頁 214）刻劃枝葉相擁、根氣相通（二人同心、堅定相守）的誓死決心，縝密地扣合前述韓母失卻其子。

整合上述貞夫的三種組合夢象，變文中，藉貞夫此夢預示貞夫平靜的生活將有所撼動（黃蛇絞床腳），雖堅貞從夫、不改心志，仍陷入三人的情感糾葛（三鳥並飛），並兆示韓朋將受盡糟蹋，甚至流血、身亡（一鳥頭破齒落，毛下紛紛，血流落落），各夢象一一於後續的故事情節中得到驗證。應用此夢，不僅合理化貞夫因夢惡而推辭見客的說法，也強化了貞夫對遠客不可信的判斷，且作者將夢

象鋪排於故事之前，既具預告情節發展的作用，並藉梁伯二度的釋解，一統「貞夫堅貞自持」的布局脈絡，即以夢為開端、藉夢統整全文思想，並人如其名地再提醒聽眾、引發共鳴。

更重要的是，全文傳遞了「惡人終不得善終」的普世價值，強化民間講唱的教化作用。文中，宋王因妒生恨，命人伐韓朋樹，二札落水幻化成鴛鴦，鳥飛羽落，宋王得羽拂項，而人頭落地；梁伯父子一再為虎作倀，撥弄是非，宋亡則被配發邊疆。再則，主角二人雖無奈殉情，令人嘔唏，然二人堅韌不摧的愛情故事深受世人歌頌，故後世有以「韓朋樹」、「韓朋鳥」、「鴛鴦鳥」、「韓憑扇⁵⁶」等等流傳民間，以寓夫妻同心、祈願婚姻幸福美滿。值得一提的，梁伯釋貞夫血書、韓朋樹二解，都採用全知的視角，一再呼應貞夫「共君作誓，各守其軀……妾亦不須再嫁，死事一夫」（頁212）、「妾是庶人之妻，不樂宋王」（頁213）、直面韓朋「去賤就貴」的質疑等等，實是如出一轍，不斷強化貞夫其忠貞於夫的死志，若從鮮明的人物形象，以及故事情節的焦點來看，或題以「貞夫賦」更顯適切。

總之，這十個預示性夢象內容都與其故事情節相互呼應，都具有可驗證者。關於各夢在變文中的預示作用、應用上，「摩耶夫人之夢」與「《十吉祥》三夢」之內容，都以中、印思想中的吉獸為喻（白象、龍、鳳凰、麒麟），預示故事主角的現世乃吉徵瑞象，將可利益眾生，用以書寫佛陀、文殊菩薩降生的殊勝性，尤以「《十吉祥》三夢」內容的書寫與應用上，更具中土文化意識的滲透性。至於遠公二度夢見十方諸佛，夢象著重於唸《涅槃經》可渡化眾生、人人成佛的思想，並鑲嵌於全文，書寫遠公弘法救度的成道歷程，一再躍然紙上而為亮點，著重夢象的示現性。這幾個夢象都有異曲同工之妙——均藉夢的書寫，偶像化救世渡人的佛、菩薩或高僧大德，以深化其助人離苦、解脫就樂的思想，而且中土化的傾向愈見明顯。

再則「崔相公夢見神人」、「張老之子夢」，前者預示有法相莊嚴者入崔宅，翌日果有遠公入府；後者預示有諸相具足的童子到來，果真尋得前漢太子，兩者都屬「依夢得人」的主題，其書寫主題近似於「闔閭之夢」，所得之人即是文本主角，「夢」具引介作用，藉夢引介主角登場，使之成為敘事發展的重心，合理

⁵⁶ 「粉項韓感雙扇中，喜氣自能成歲豐。」見唐·溫庭筠撰，明·曾益注，清·顧予咸補《溫飛卿詩集》（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1937年），頁37-38。

化情節脈絡的銜接，擴大描摹其傳奇的事跡。至於「夫差之夢」、「貞夫之夢」，前者預示夫差吳國將亡，後者預示貞夫堅貞從夫的死志，均是組合式夢象，夢象都具連貫、依存的關係，且警示意味濃厚，雖對夫差、貞夫二人的啓示效果不大，但因夢象的襯托，突顯了二位主角的個人情操、生命抉擇，而有截然不同的結局，一為亡國之君；一為貞烈節婦。足見加入夢的書寫，不僅呈現情節鋪排的多樣性，也突顯角色刻劃的入木性、相關人物的關鍵性，對聽眾的視聽更具宴饗效果。

四、敦煌變文的夢象特性

愛德華·伯內特·泰勒（Edward Bumett Tylor, 1832-1917）曾說：世界各原始民族都有許多以預兆、預言、夢、星象等占卜內容，雖至今仍被認為不具科學效益，但那卻是滋養人類文明發展的重要元素，且為當時人們嚴肅看待的信仰，充分表露當代的社會哲思⁵⁷。換句話說，當代人深信「夢」有如摩斯密碼般，對夢者提供諸多的暗示、預示訊息。至於人們是否因夢而動，則因人而異⁵⁸。然無可否認，夢的觀念在中國古老社會早已深植人心，成為普羅大眾的普遍信仰，並被廣泛記載於許多敘事文學之中，以藉夢說事。在敦煌變文中的夢象就呈現諸多特性，歸納如下：

（一）故事的縮合點

此種夢境的書寫方式，可說是最高層次的、預敘的敘事手法。它通常被造設於故事情節之初，並以抽象、連貫、相互依存的組合夢象來呈現，在段落中藉由濃縮、輻輳的樣態來統攝故事發展，或以交待故事的緣起，或如佛經寫夢般，對夢者極具預示或警告作用，也有預告情節梗概之用，甚且有勾勒故事明線的提綱作用。在敦煌變文的夢象情節中，「夫差之夢」、「貞夫之夢」是兩個典型的例子。

就「夫差之夢」與「貞夫之夢」來說，一是預示夫差吳國將亡（屬勾踐復國的故事段落）；一是預示貞夫愛情遭變，兩者都是透過夢象以書寫夢者所著重的

⁵⁷ 王銘銘主編《西方人類學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頁16-28。

⁵⁸ 例如荀子曾籲世人勿因夢而躁動心智，故有云：「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謂之靜。」見安繼民注譯《荀子·解蔽》第21（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349。

心曲（夫差著重吳國發展／貞夫思君重誓），並以夢象內容為提綱，主導故事發展、成為文本重要事件的敘事軸心（夫差夢後，殺伍子胥、允越貸粟、越還蒸粟、貨求宰彼，最終無力對抗四十萬越軍／貞夫夢後，受迫入宮為后卻不樂高堂、韓朋被毀容且發配邊疆、貞夫血書、韓朋自盡、韓朋樹、鴛鴦成雙振翅飛、宋亡王死），綱舉目張地勾勒出故事的明、暗線（明如夫差殺伍子胥，暗示國無強樑／貞夫為后卻臥病憔悴、寫血書等，在在呼告她死事一夫的決心）。

講唱過程中，「夢」既縮合段落故事的發展，同時對聽眾形成暗示情節的強烈作用，若再依結局，看似夢象對夢者並未產生預示效果，然夢者因深受性格影響（夫差性喜佞言，又冀望成為國際盟主／貞夫不樂高門，誓與韓朋廝守），而有不同的抉擇，主導著故事取向，故事敷演過程造成聽眾的期待落差，又恰好營造戲劇效果，適足以熱絡講唱現場、引發迴響，並增添活動的經濟收益，故能打造俗文學創作、文學傳播、社會教化、商業目的之雙贏局面，此型夢象的書寫厥功不小。

（二）情節的轉捩點

當夢象被鋪排於敘事情節的中途，此「夢」對故事的發展不僅具有轉銜作用，還藉夢引介夢中人出場，進而開啓、建構其不平凡的生命歷程。在敦煌變文的夢象情節中，「摩耶夫人之夢」、《廬山遠公話》之「崔相公之夢」、「闔閭之夢」、「張老之子夢」都屬此型例子。

當淨飯王與摩耶夫人虔誠求子後，夫人便作一孩乘白象的謔夢，爾後有釋迦聖主降生；當遠公入崔府賣身償宿債時，崔相公一見身具菩薩法相、腕有肉環的遠公就憶起夢境，直呼遠公為神人摩訶薩，雖遠公再度為奴，然已脫離昔日殺人越貨的白莊奴，進入崇尚佛道的崔府，逐步開啓遠公日後再舉經題、入宮說法、歸山修行的不凡經歷；至於「闔閭之夢」，前有闔閭渴求賢才之心，待適逢懷冤俠客伍子胥披髮入吳、引人注目、尋求發展的機緣，加此回溯賢人入吳的夢境，開啓伍子胥治吳大好、領軍復仇之路；「張老之子夢」前因王莽奪位、太子出奔，夢後，張氏依夢尋得太子以暫居南陽，其後開展此太子中興漢室的奇幻歷程。

這些夢象之於故事不可或缺，有如旋轉門、轉捩點，具續接前情、開發後文、活化情節的效果，並為即將陷入焦灼困境的情節解套（淨飯王與摩耶夫人無子、

求子／遠公是否順利賣入崔府／吳地乏少忠良賢才，伍子胥流亡多時／漢太子流亡不知去向），化解當下的侷限，同時為故事掀起高潮，並藉夢中人不同凡響的神異色彩、或個人價值，提高聽眾的好奇心、參與度，極具畫龍點睛之用。

（三）鏈接善惡形象

善惡、正反的對立寫照，依存於不同的世代、社會環境之中，也是敘事文學經常援引書寫的主題之一。在敦煌變文中，藉夢象內容繫連出善惡、正反的人物形象甚為鮮明、形成強烈對比，以「夫差之夢」、「貞夫之夢」二夢象最具代表性。

前者，藉夫差作夢、伍子胥與宰彼二臣解夢，繫連出二臣善惡的對比形象——伍子胥以其深諳天理、人性與政治眼光而為安國大臣，有如吳國的強樑、好士，一以吳國為重，不計個人生死、力陳五夢不祥，以警示夫差慎行對越，卻因直言世局而觸怒夫差、受劍賜死，其興旺吳祚的良善美意受挫；而宰彼則一以夫差喜好為重，事事面諛夫差作為，更稱許夫差所夢乃盛福、長壽、吳軍超群所致，一再鬆懈夫差的警覺心，並盛讚夫差多次北伐之功、力勸夫差相信越國的素忠示弱，從中保全他個人私利，卻造就吳國衰亡、漸朝惡向發展。足見宰彼巧言事君、伍子胥忠不見容，形象化二臣之能力、見識與個人操守，勾勒出善惡對立的化身。

至於「貞夫之夢」，則依夢為軸、串連全文，繫連出宋王、梁伯的惡行——舉凡夢象內容所呈現的宋王強搶民婦、暴擊韓朋等，以及藉夢串連出梁伯一再獻策、釋解貞夫心意，都在在逞其重利好讒、損人利己的私心，雖身為重臣卻助紂為虐、是非不分，強戕韓朋、逼迫貞夫，令人髮指。文中層層描繪韓朋受苦、貞夫堅貞的形象，更襯托出宋王、梁伯等人的粗暴恣睢，兩相對照，善惡立現。

事實上，自先秦時期以來，「懲惡勸善」的意識便交融於文史思想之中，至漢代劉向、王充等人更多所提倡，甚至被黎民百姓內化為伸張正義、除暴安良的良善願念，並成為世俗講唱的重要教化功能之一，換言之，所有變文故事不論是繫連著傳統的儒家思想，又或是宣揚佛道教義，均融入「勸善懲惡」或生善滅惡的教化功能⁵⁹，體現善惡對立、惡終有報的庶民思想、普世價值。

（四）彌補侷限性

⁵⁹ 黎聰〈論《伍子胥變文》中的儒佛交融〉，《語文學刊》2009年第8期，頁108-111。

任何故事都是由連串的因果所組合成的，而夢則是因果的鏈接，並可彌補故事發展的侷限性。此處，因侷限而造設夢境，則來自兩個面向，一是夢者因不滿足現狀而有夢；二是囿於講唱條件而設夢。首先，變文撰造者為了傳達夢者不滿足現狀的訴求、或難以實現的信念，如淨飯王無子、遠公二度身為奴隸卻思入空門、玄宗思望長生等，故造設夢境，藉機引起話題（群臣議論後，有淨飯王求子之舉），或藉夢象內容撫慰夢者（十方諸佛示現遠公證取涅槃之位、如來為遠公授記／神人送天物以寬慰玄宗），用以化解僵局、彌補現狀的侷限性、並得以開展後續的故事情節。類此藉夢彌補現實缺憾的表述手法，在唐人小說中並不少見⁶⁰。再者，敘事文學中設夢，也有濃縮故事、減省（講唱）時間等用意，講唱時，為顧及活動進行的節奏、故事情節的緊湊、閱聽者的耐性等因素，故掌握故事的篇幅、控制講唱的長度自有其必要性，因此，言簡意賅的夢境是極佳的運鏡手法，得以化解困境、彌補侷限。

（五）多倒敘式夢象

針對八篇有（十三個）夢象內容的敦煌變文來說，各故事的整體編排大體是依照時間序列相關事件、建構人物形象，以開展連串的故事內容。此種以順序為主的連貫敘事，不僅是受傳統史傳編年形式的影響，也是為了迎合敦煌變文「說一唱一聽」的傳播方式，以利聽眾理解故事的進展，不致於影響視聽效果⁶¹，因此整體故事依時鋪排。至於故事間的「夢象」，如「淨飯王之夢」、「摩耶夫人之夢」、「崔相公之夢」、「玄宗夢神人送龍肝」、「闔閭之夢」、「張老之子夢」等，各夢者都以逆時序、倒敘的方式談論夢象內容，且都採用第一人稱的敘事方式。也就是說，夢者是在順序的框架中回溯夢境，這既不影響文本總時序的進行，也使文本的敘事表現更有起伏變化，且倒敘內容也為聽眾提供更多的弦外之音、豐富故事內容，並勾合文本情節，以增強聽眾的感染力。

以「張老之子夢」為例，撰作者依時編排故事情節：王莽篡位—漢太子逃至南陽—張老之子夜作瑞夢—明旦以夢狀告父—依夢尋得太子—太子擊布鼓而被追捉—耕夫施卜救命—耕夫指點而得太白星言教—太子中興漢業。講唱過程中，

⁶⁰ 梁瑜霞、詹岳佳〈夢境與現實：唐人小說中的「夢」〉，《唐都學刊》，第36卷第2期，2020年3月，頁5-9。

⁶¹ 程潔〈敦煌變文的敘事時空〉，頁95-101。

回溯夢象對整體故事有如倒刮魚鱗，實有干擾影響，但藉夢複述夢有瑞象，則再度提醒聽眾、建構夢中人不凡形象的作用，而且在茫茫人海中，也媒合了太子與張氏的連結，更暗示太子從南陽發跡等等，一舉數得，否則又如何順暢串聯太子流亡南陽、中興漢室的傳奇故事呢？

五、結語

綜合上述討論，本文探討了十三個被精心構思的文學夢象，首先，依據夢象的相關元素，將之劃分為「降誕之夢」、「神佛之夢」、「求賢之夢」、「爭鬥之夢」四種類型，除了依序分析各類型所包括的夢象、內容，及其書寫題材、敘事方式之外，並進一步從作者設夢的觀點，或講唱者的角度，或閱聽者的立場、視角等，分別論述同型夢象之共性，如「降誕之夢」含括了「淨飯王之夢」、「摩耶夫人之夢」、「文殊母三夢」等，其中「淨飯王之夢」之於佛陀誕生具鋪陳效果，三者都以情境式的敘述方式呈現，藉由神奇、誇張、雷同的誕生情節，表達夢象的殊勝性、或本土文化意識的滲入性，以建構降誕者神聖而傳奇的形象。

其次，轉以夢象性質出發，依夢者的心理為軸，將十三個夢象分以「投射性夢象」、「預示性夢象」兩大類，除了反應夢者的心境或處境外，也探索各夢在當代背景下，所呈現的主題意涵、作用等時代意義，及其應用手法。最後，依夢象在故事情節間所呈現的特性，歸結出這些夢象或具「故事的縮合點」、或為「情節的轉捩點」、或「鏈接善惡形象」、「彌補侷限性」、「多倒敘式夢象」等特性。

值得一提的，在十三個文學夢象中，過半數與宗教有關，達九則（含道教一則），其中，「一事多敘」的情形，如文殊降誕前，母夢「豬誕龍豚」、「雞生鳳子」、「馬生騏驎」，內容融入本土文化意識，藉由反覆闡述諸多罕見瑞應，以宣揚文殊入世濟民之功，又如遠公二度夢見十方諸佛，此種重複敘述的方式，或與佛教初始以複述利於記誦經文的目的有關。

至於史傳或民俗類變文則較少有夢象內容，大多以如「將士初從夢裡驚」（《漢將王陵變》，頁 67），或「夢見楚家猶戰酌，況憂季布動乾坤」（《捉季布傳文》，頁 98）、「遠公夢中驚覺，悵忘（惘）非常，遂乃起坐，念涅槃〔經〕數卷」（《廬山遠公話》，頁 257）、「皇帝思夢，便詔淨能問之」（《葉淨能詩》，頁 337）、「昨

夜夢惡」(《鶯子賦》，頁 376) 等等，一語帶過。僅有少數造設的夢象，如《伍子胥變文》之「夫差之夢」、《韓朋賦》之「貞夫之夢」，此乃繫附於歷史或民俗故事的框架中，以簡短、意象式的組合夢境來呈現，亦可能受佛經敘夢方式所影響。

附記：本文據「第十五屆唐代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北：中國唐代學會、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佛光大學歷史學系主辦，2022 年 11 月 18、19 日) 之宣讀論文再修訂，感謝與談學者專家的指正。

主要參考文獻

- 上海師範大學古籍整理組點校 《國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
- 漢·司馬遷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漢·班固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 漢·袁康、吳平著，徐儒宗點校 《越絕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
- 漢·趙曄著，元·徐天祐音注，苗麓校點，辛正審定 《吳越春秋》，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
- 漢·鄭玄注 《周禮鄭注》，臺北：新興書局，1976年。
- 漢·鄭玄箋 《毛詩鄭箋》，臺北：新興書局，1981年。
- 唐·谷神子、薛用弱 《集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
- 唐·溫庭筠撰，明·曾益注，清·顧予咸補 《溫飛卿詩集》，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
- 唐·張鷟 《朝野僉載》，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唐·歐陽詢撰，汪紹楹校 《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 元·優曇普度 《廬山蓮宗寶鑑》，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47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2年。
- 尤芳 〈夢的美學特徵及其永恆之境〉，《開封文化藝術職業學院學報》第41卷第12期，2021年12月，頁7-9。
- 文夢霞 〈佛國淨土與中國神話：莫高窟285窟的窟頂畫文化意涵解析〉，《哲學與文化》第30卷第7期，2003年7月，頁51-67。
- 王重民 〈漢光武的故事〉，《華北日報》1948年10月22日第6版《俗文學週刊》第69期。
- 王銘銘主編 《西方人類學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
- 安繼民注譯 《荀子》，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
- 朱鳳玉 《朱鳳玉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 米海萍 〈敦煌文獻《韓朋賦》中的民俗文化意象探析〉，《青藏高原論壇》第8卷第3期，2020年9月，頁59-65。

- 宋小克 〈先秦史官文化與《左傳》所載夢象〉，《北方論叢》2009年第2期，頁85-88。
- 李誠 〈《十吉祥》研究〉，收入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126-143。
- 李學勤、裘錫圭 〈新學問大都由於發現——考古發現與先秦、秦漢典籍文化〉，《文學遺產》2000年第3期，頁4-17。
- 李鵬飛 《唐代非寫實小說之類型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周紹良 〈《十二時行孝一本》故事試探〉，《紹良文集》，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6年，頁1773-1774。
- 金榮華 〈讀「葉淨能詩」札記〉，《敦煌學》第8輯，1984年7月，頁27-46。
- 〈《前漢劉家太子傳》情節試探〉，收入中正大學中文系主編《全國敦煌學研討會論文集》，嘉義：中正大學，1995年，頁111-118。
- 〈讀敦煌變文雜記〉，收入項楚、鄭阿財主編《新世紀敦煌學論集》，成都：巴蜀書社，2003年，頁573-581。
- 倪愛珍 〈史出於巫與先秦兩漢史傳中虛構的發生〉，《江西社會科學》2011年第10期，頁105-108。
- 容肇祖 〈敦煌本《韓朋賦》考〉，原載於《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35年；後收入白化文、周紹良編《敦煌變文論文錄》，臺北：明文書局，1985年，頁649-681。
- 袁珂 《中國神話史》，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8年。
- 張錫厚 〈羽毛如利劍精誠化鴛鴦——敦煌寫本《韓朋賦》淺析〉，《名作新賞》1983年第3期，頁51-56。
- 梁瑜霞、詹岳佳 〈夢境與現實：唐人小說中的「夢」〉，《唐都學刊》，第36卷第2期，2020年3月，頁5-9。
- 梁麗玲 〈漢譯佛傳經典中的夢兆研究——以入胎夢為例〉，收入王邦維、陳金華、陳明編《佛教神話研究：文本、圖像、傳說與歷史》，上海：中西書局，2013年，頁216-230。
- 陳立勝 〈程頤說夢的雙重意蘊〉，《孔子研究》2017年第5期，頁80-89。
- 陳遼 〈唐人小說中的夢〉，《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1992年第4期，

頁 13-16。

- 陸穗瑾 〈試論《伍子胥變文》對「夢」的應用〉，《敦煌學》第 38 期，2022 年 8 月，頁 147-167。
- 富世平 《敦煌變文的口頭傳統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9 年。
- 程 潔 〈敦煌變文的敘事時空〉，《保定學院學報》，第 30 卷第 1 期，2017 年 1 月，頁 95-101。
- 黃 征、張涌泉校注 《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 黑田彰 〈韓朋溯源（二）——吳氏藏韓朋畫像石について〉，《文學部論集》第 105 號，2021 年 3 月，頁 1-27。
- 楊明璋 《敷演與捏合：敦煌通俗敘事文學的敘人體物》，臺北：政大出版社，2015 年。
- 〈Φ223《十吉祥》與《佛說阿彌陀經》講經文〉，《敦煌學輯刊》2018 年第 3 期，頁 149-159。
- 〈敦煌寫本所見的「道安」及其相關著作〉，《敦煌學》第 35 期，2019 年 8 月，頁 175-200。
- 劉文英 《中國古代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 劉苑如 〈王琰與生活佛教：從《冥祥記》談中古宗教信仰與佛教記、傳等相關問題〉，收入李豐楙、廖肇亨主編《聖傳與詩禪：中國文學與宗教論集》，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07 年，頁 227-281。
- 劉修業 〈敦煌本《伍子胥變文》之研究〉，《大公報圖書副刊》第 184 期，1937 年 6 月，後收入白化文、周紹良編《敦煌變文論文錄》，臺北：明文書局，1985 年，頁 527-532。
- 劉 濤 〈夢境人生及其超越：莊子夢論的哲學意蘊〉，《藝術研究》2020 年第 5 期，頁 37-42。
- 蔡東藩 《前漢演義》下冊，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79 年。
- 《兩晉演義》上冊，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 年。
- 《南北史演義》，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2 年。
- 鄭阿財 〈唐五代道教俗講管窺〉，《敦煌學》第 27 輯「柳存仁先生九十華誕祝壽專輯」，2008 年 2 月，頁 331-346。

- 鄭炳林 《敦煌寫本解夢書校錄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年。
- 黎聰 〈論《伍子胥變文》中的儒佛交融〉，《語文學刊》2009年第8期，頁108-111。
- 賴素玫 〈兆示與應驗：論夢兆類故事的敘事模式與應驗心理——以《太平廣記》「夢」類故事為主〉，《臺中教育大學學報：人文藝術類》第34卷第1期，頁45-67。
- 霍明琨 《唐人的神仙世界——《太平廣記》唐五代神仙小說的文化研究》，哈爾濱：黑龍江大學出版社，2007年。
- 魏承思 《中國佛教文化論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
- 嚴紀華 〈論《聊齋志異·狐夢》的夢境敘事與實幻書寫〉，《浙江工業大學學報》第17卷第1期，2018年3月，頁80-86。

STUDIES ON DUNHUANG

VOLUME 39

YAMAMOTO Takako, The Way of Editing Shuyi and Writing Letter

ZHU Yuqi, “Gaocang Tongyao” and the War in the Western Regions of the Tang Dynasty

YU Zhao, The Origin and Sacred Narrative Analysis of the Walking Monk in Dunhuang Xing Jiao Seng Art

LIN Jenyu, Research on the Dunhuang “Mount Wutai Hymns” of the Manuscripts’ Appearance and Application

MA Xiaohe, Daēnā and Lightning Buddha

LIU Tanch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ekayāna” in the Yichengyi Literature of the Dunhuang Dilun School

HIROSHI Arami, *The Wizard Yeh Ching-neng* and Ye Jin-neng

ZHANG Xiaoyan,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 Zi Cheng Dao Jing* and *Xi Da Tai Zi Xiu Dao Yin Yuan*

LU Suilien, The Application and Analysis of “Dream” in Dunhuang Bianwen

WANG Sanching, Meditation after Reading Yang Xiuqing, *The Knowledge and Thought of Dunhuang People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Book Review]

2023.08